

四書經註集證

四書經註集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

四書考中庸禮記篇名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後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汪應辰以下蓋重之也朱子爲之章句與大學並行遂爲四書之一按隋書經籍志禮記中庸傳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與梁武帝講疏並入禮類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子思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嘗受學於曾子孔叢子記問篇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泰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

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圖于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于戴記者特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篇公儀篇子思家貧其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或曰子受人粟而辭我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伋不幸貧于財至于乏困將恐絕先人之祀矣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財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說苑子思居于衛糲袍無表三句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吾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安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我過矣我過矣遂哭于他室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

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之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按子思嘗仕于魯又嘗居衛年百餘歲卒

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數十步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並見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乎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四書通大學言心不言性故朱子于序言性詳焉中庸言性不言心故此序言心詳焉程勿齋字訓虛靈心之體知覺心

用之

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湯文俱見大學武臯伊周俱見論語傳見孟子史記燕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成王
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幼
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召公乃說召公之治
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思之懷棠樹
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朱彝尊曰下舊聞載穀梁傳云
燕周之分子古史考云召公奭周之支族帝王世紀云召公
文王庶子又載尚書正義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
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惟陸德明經典釋文云
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蓋本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微
以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則此說爲是與孟子齊人伐燕
章參看

既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
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

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

按綱鑑唐堯七十三載丙辰紀帝薦舜于天及舜受終文祖事則允執厥中一語當授於斯時歷二十八載癸未堯崩又歷二載乙酉舜踐天子位又歷三十二載丁巳舜命禹攝位總師有人心惟危四語歷十六載癸酉舜崩又歷二載乙卯禹踐天子位傳十七主共歷四百三十九年至甲午歲而夏亡自乙未歲成湯踐天子位傳二十八主共歷六百四十四年至戊寅歲而商亡自己卯歲周武王爲天子傳二十五主共歷六百二十九年至丁巳歲當敬王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有哀公問政事卽中脩所載是也自唐帝七十三載丙辰至周敬王三十六年丁巳共歷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又

歷七十五年至威烈王之十七年壬申紀魯侯尊禮子思事
更按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遭宋大夫樂朔之難而作中庸
庸事當在魯侯尊禮之前自堯命舜攝位之年至此共計歷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自舜遜位於禹之年至此共計歷一千
八百零五年

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
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
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韓子原道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
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老見論語序說佛綱目分注漢永平八年初帝聞西域有神
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
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旋復受
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

爲宏濶誇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
中國始傳其說圖其形像佛地論佛姓釋迦號牟尼佛尊曜
經常兜率天神降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宮廢耶夫人剖
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
家學道勁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後魏
釋老志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
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
數形操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開階次心行等級非
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于積仁順彌嗜欲習虛靜
而成通照焉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誠去
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
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
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
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

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按石齋字子重新昌人與朱子爲友號克齋有大學中庸輯畧行世中庸集解序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詞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磐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

屬熹序之熹惟聖賢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
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
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竊嘗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
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
德性命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
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
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
展轉相迷而其爲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
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
者哉熹誠不敢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
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跛于高毋駭于奇必沉
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
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
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
矣抑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
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
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
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
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

似有以得其要領者

按年譜文公作序時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
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迺刪取集解更名輯略

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

楚詞明五帝以折中史記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宋均註折斷也中當也言
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
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
其後

或問者設爲或人之問而答之以
廣集註未盡之義凡四十四條

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一
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

莊子齊物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惑註天地四方曰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

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有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四書經注集卷中庸

說文天顛也至高而上從一大也釋名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百虎通天地篇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物理論承
土之氣升爲天廣雅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爲天重濁者
爲地爾雅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
天廣雅東方曰暉天東南方曰陽天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
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元天東北方曰變天中
央曰鈞天是謂九天晉書天文志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
于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
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四書圖史合攷凡天去地二億三萬六
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
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五步

命猶令也

周禮春官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
令註王命詔敕也頒於畿外者曰外令

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如合而凝乾近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易繫辭
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書洪範一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
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百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
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為天行氣之義也水位在北
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
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水之
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
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
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
土在中央者主吐含
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易繫辭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周子通書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朱子語錄仁義禮知雖
昆蟲皆有之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只不似人稟得全耳真

西山曰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知土則二氣沖和性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

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

禮檀弓品節斯斯之謂禮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

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

見論

語

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

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

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按書益稷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言命之始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言性之始也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道之始也舜典敬敷五教在寬此言教之始也